



逃犯条例 深度

# 钟耀华：在香港，雨一直下

我们先是一个人，而如果这是一个人。

2019-06-30



2019年6月12日，占领金钟期间下雨。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6月，香港，要求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条例》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持续延烧。不幸的是这期间已有两名市民离世。

这些年来，都没有感到过无力，最多觉得好累，情绪波动。但累积到这几星期，真在绝望边缘徘徊。年轻人为甚么绝望？我想你我都心知肚明对吧。不愿意说对吧。要是说穿了，你我还怎么走下去，对吧。当天空万紫千红，你会否见到地上的血腥？当暗影从大地裂缝突进，穿透烧开正旺的火焰，是影变得灼热沸腾，还是焰被黑夜淹熄？

如果雪正在融，河在干涸，暴雨成灾，水土崩塌，山无植被海不纳川，我们还能怎样告诉眼睛圆润的孩提，相信天理循环？你知道讲不过去的。我们也很知道。如果天本无光，你以为不说实话，人们就不会知晓吗？只要抬头，云没有回答，月没有回答，星没有回答，但就这样在黑漆的夜晚各安其位，你就知道了。川本三郎在《我爱过的那个年代》回忆六十年代日本学运风起云涌，那些年总是下雨，每天都有人为运动而逝。

我想起6月12日金钟海富中心到政总的天桥。桥下的人要物资，呼吁桥上的人把伞掉下，好传到前线抵制警暴。伞直掉下来会伤人，于是大家叫桥上者把伞打开再掉下，伞如花，又如雨，飘飘落下。

“坠落”仿佛是这个六月的象征，连绵下雨，伞又如花落如雪，催泪子弹爆落地上，生命飘飘柔著地。只望有天雨会停，阳光能够穿透笼罩城市的黑云，我们能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而生命或许就是不断地为没有光的所在行进，消耗，然后报废。

\*\*\*\*

我在2017年曾写过“这些苦活永远是立竿但不会见影，因为根本无光，无数竖起的竿最终只会化成整排又整排的墓碑，连墓志铭都没有。反抗本来就如是，无光是反抗的根本。”当时我想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被告与未被告。牺牲与被牺牲，墓碑与墓志铭，都不过是个比喻。不过两年间，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我还能够写下这样的东西吗？我连书都已读不下去了。

我记得2014年的暑假，我见证著6月13号晚反新界东北发展的集会警暴清场，见证著7月1号晚占领遮打道511名抗命者被补，两次当中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同伴。防暴清场，大规模拘捕，那时已是惊天动地。我曾问自己，望著身边同伴一个又一个在竭力抵抗，社会还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这样写过——“在学生会任期完结后，我本来是打算全心念书准备升学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多月，社会发生众多不公义的事，看著朋友们一个个没睡没吃的奋战，战至被捕，我在想，作为读书人，到底可以做些甚么，出一分甚么的力。”我甚至还会这样讲——“在愈是纷乱战意高昂的时候，就更有必要静下来思考。承接上次读书组读过罗尔斯的公民抗命论说，我决定把来次读书组的阅读内容定为Thoreau的Civil Disobedience. 这是有关公民抗命讨论的经典之一。我想邀请各位有参与没参与过抗命，还在犹豫挣扎思考抗命之意之义的朋友一起来读来分享感受。我想让各位有心的朋友都可以坐下来谈谈。各位请先读文章，届时我们会一字一句的读原典，然后讨论和分享一下对当下香港的感受。”

我本以为读书组来者只有几人不到十，结果来了差不多三十人，相识不相识的，超过三个小时，在文章与现实里穿梭。五年一瞬，今天讲甚么抗命不抗命都已过时了。人人都在抗命了。我也肯定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了。那个那么笃定的少年，那个一往无前的无邪少年。那次读书会的经验我惦记在心，成为某种走下去的力量。或者是因为有朋作伴，或者是因为吾道不孤，或者是因为各位出席者的热情，让心没那么冷？我也不知道，总之就这样。然后就是然后的事。

\*\*\*\*

梭罗说，如果国家机器从根本地要求你践行不公义，那就去打破所谓的法纪——“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机器运作的阻力。”我们都是机器的零件，每个人所能影响的事或者无多，即使抵抗了，机器还是可能继续运转，而你将被磨蚀殆尽。让社会向前？几十年了，主权移交后都已经二十二年了，社会向前了多少？梭罗说，要修正机器败坏的恶习，已经耗废了太多生命太多灵魂了。打破那个让你规行矩步的体制秩序吧！我们生而为人，不是非得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是就这样活著，哪怕这个世界孰好孰坏。人不是非得要把所有事情都扛上背，但有些事却不得不做，亦正因为人不用把所有事情扛上背，我们大可不必行恶，不要成为不义政权的共犯。

“我们先是人，然后才是民。”梭罗如是说；“如果这是一个人”，李维·普利摩为其描述二战纳粹德军下集中营惨况的回忆录，起了这样一个题，一个诘问。

\*\*\*\*

怎样才算是人？2019年6月12日是立法会二读《逃犯条例》的日子，示威群众蓄势待发包围立法会要刹停会议，新闻消息指警察调配近五千人手守卫立法会。人们以为警察必定清场阻止示威者集结让会议通过，6月11号晚都到了现场通宵留守。由我们到场起，就一直听到有人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原来当晚有天主教徒发起马拉松唱圣诗活动，期望化解警察暴力，为香港祈祷，他们一直唱，到我们身体挨不住要过天桥离开到海富中心麦当劳门外稍眠休息前，他们仍一直在唱，起码超过五小时，累计我们未到现场前，估计超过八小时。

当晚除了这群教徒，还有不少司机在现场支持打气。有司机把车窗调到最低，司机不断兜圈，车箱循环放著三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别是“海阔天空”、“一起举伞”以及“强”，音量调到最大，让车辆经过之地的现场群众都能听到。当晚现场警察每辆驶过的车都会检查有否所谓武器，故意刁难。可是这个不断兜圈的司机却没被警察截停，估计是在我们到场时他已在场被截一次，但因为他只是驶车，警察也奈他不何只可放行。这个司机驶经之地，现场群众都鼓掌欢呼，驶车兜了也有八个钟。在他以外，有一个穿黑衣的人，骑著单车在现场不断兜圈，甚么都没说，就这样踩，踩了我想也超过八小时，默默支持。





2019年6月12日，占领金钟期间下雨。摄：林振东/端传媒

12日早上8点左右，立法会外示威者冲出马路，占据所有行车线，然后一直平静。到下午3点，警察突然开枪，橡胶子弹、铅弹、催泪弹平飞直射向示威者、记者，我们且战且退。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事实，这次催泪弹比2014年9月28日所发射的气味还要浓，更为刺激性。我几度以为断尾了接近二十年的哮喘病要复发，几度跪地窒息。每轮枪声过后，人们又再走向前线。好几次了，我看到许多年轻面孔，有比我还小年纪的，戴著口罩或者没有，哭著向人们呼喊——“返黎啊，我地仲要再输几次，香港人！”、“香港人，唔好退啊，再退我地就输嫁啦！”、“我求下大家，一齐赢一次好无……就一次丫……”（注）然后枪击又起，人们复又撤退，又复走到前线，回到本该站著的地方，正面面对警暴。

我们先是一个人，而如果这是一个人。

\*\*\*\*

“有生命悬在刀口，而我们犹在意呼救的描述里，有没有写活了锋刃的光。最生气的是，强迫自己不想那些，却又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我们让那些美学、范式、典律、类型论代我们思考太久了，脱掉它们就只剩下孱弱的无壳之蟹。”朱宥勋在《舌的背面》里这样写到作为一个纯文学作者，在运动最激荡的时候，在信息分秒涌入的时候，自己那些迟疑、缓慢、笨重的文字最为无用——任何一个热心的网友都能为运动比自己做得更好。

“文弱无力的语言爱好者如我们，面对权势时只能与语言相依为命。”

“尽舌的能力”，他这样说。

“从来不会有真正自由与开明的国家，除非国家真正明白，他们的权力与权威来自每个堂堂正正的人们。我这样安慰自己——想像国家最终能对人们公平公正，待民如邻，不会因为有人公民抗命、不被国家收编收买而寝食不安。如果国家真能结出这样的民主果实，瓜熟蒂落，就能称上伟大了。可惜这只存在我的想像中，暂时还是前所未见。”梭罗在《公民抗命》的结尾这样讲。

我不知道可以再讲甚么。

注：“回来啊，我们还要输几次，香港人？”“香港人，不要退，再退我们就输了”“我求求大家，一起赢一次，就一次。”

钟耀华

逃犯条例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宋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

---

## 延伸阅读

---

---

### 钟耀华：幸存的条件

如果你成为抢滩战役的幸存者，你必然是踩在己方无数牺牲者尸体之上前行的。滩上肯定躺着无数己方亡灵的躯壳，只是你选择看见与不看见。

###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自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特区政府自制完美风暴，不少死因有迹可寻，而集中一次大爆发，造成的破坏难以收复。特区管治已成难以挽救的残局。